

從文小說集

沈從文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從文小說集

沈從文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五年一月出版

原價	大洋一元
特價	大洋四角

著作者	沈從文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

從文小說集目錄

長夏·····	一一—七〇
神巫之愛·····	七一—一二二
一個神祕的顛子·····	一七三—二二六
一個天才的通信·····	二二七—三〇八
或人的家庭·····	三〇九—三二二
創子手·····	三二三—三四〇
十四夜間·····	三四一—三五六

長 夏

一

「我不來的。」我重複的說，「我不來，決不。」

「原故？」

「原故是不來。」

「那——」

那甚麼？在電話忽然一頓中，我能揣測出，六姐是不高興了。賠一個禮吧，然甯在電話上接吻比信上還浪漫，如此不切於實際，作了也無補於事。

「寫信告我的原故，即時寫，四點以前發，九點我就可以收到了。」

長

夏

一

照電話中的囑咐，我答應寫信，然而我怎麼能說出不來的原故？太陽這麼大，走來會累死；坐車吧，這車錢還能要大姐來出麼？

「窮到這樣也還來說愛」。我想起，淒然的笑了。

寫信怎麼發？還是走去吧。我決心走去。萬一當真途中受了暑，一個洋車夫樣跌到地上就死去，別的人不知，但六姐能明白我致死的原因。

但逢了救主，——一出胡同口，——一輛車子對面來，車上是小傳。

「這大熱天走那兒去。」

「想到西城去有一點事。」

小傳見到我裝束不凡，明白我是徒步旅行家，他說：「不坐車，怕不行」，一面從衣袋裏掏摸皮夾子。

小傳的車子進胡同去了，我有二十吊票子，來去都不必徒行，中暑想來不必了

• 在騎河樓我找到了替我出汗的人了 我坐車去看我的六姐。

「天氣熱，慢拉一點也無妨」我在車上安慰那褐色光背人，他却以爲我盼望快點，跑得更速了。

到了大姐處，給她倆一驚。

「怎麼說不來又來？」

「惹你們的。」

大姐同六姐，這時正是在一塊兒睡覺，大姐起身來，我就補了缺。

「老實一點罷，全是汗！」

「陪個禮。」

我把汗水全擦到六姐臉上去，大姐看不過意叫人把水打來了。

因爲汗，我想起我出發時的情形了，我說「我是走來的。」

『不會那麼快罷，這不止十里。』六姐是不信。

『坐在車上要別人走來。』大姐也用不信語調說。

『然而在先我是有心徒步走，因為不好……』

大姐不明白我的因為以下的話語，六姐却料為。

六姐說：『還不送車錢嗎？』

大姐也取錢。

『沒有車錢還好意思來？』

這時不免誇口了。然而來去要大姐開車錢，是無從數清回數的。就因不好意思，反而要大姐同六姐破費，所以才不能每天每天來西城。不然六姐的身至少有一半，歸我有吧。

到後仍然把我先是徒步計劃到後遇到小傅的話說給六姐聽，這話在六姐心中，

起了一個痕。我能從六姐臉上察得出。但當我說出『我是期望在路上，萬一中了暑死去，六姐會明白我』的話時，六姐却說爲省這點費，中暑也應該。當真中了暑，六姐安心麼，怕不應該吧？

『我是甘心受一點跋涉的苦楚，好到你面前找一點報酬。』

『不過走得全身是汗，我可不是爲你擦汗水用的。』

只有大姐不作聲。大姐當在想什麼事情。

就是在車子上端端正正坐下來，在長安街大烈日下去讓日頭蒸，我也就夠疲倦了。這來究竟爲什麼？我不明白。甚至我還準備着步行這麼遠的一段路，爲得是

……

『一個耕田的人爲了糧食的收成，大六月間去到田中收割稻米這是平常事。我，爲收割愛的穀子來往，憚其煩的奔走。』想着，我又不能不笑我的傻——凡是愛

都傻，多親一次嘴，多摟抱一次，於我生活的意義上究竟添注了一筆積蓄嗎？就算是，這積蓄於我將來又有什麼用處？

『怎麼儘傻笑？』六姐問我，我不作聲。

六姐見我笑，笑得無理由。我就是笑我的傻！誰知笑也仍是傻。

大姐走到桌邊去看書，問大姐，是甚麼書？答說是政治原理。大姐因為我來了，她不能佔據六姐，就裝成看書，其實心並不看書。

『大姐，怎麼坐得遠遠的？』我說，『不高興理我麼？』

大姐懶理會這閒話，磕開牙時大姐只有吃虧的。

『寶貝姐，睡到我的身上罷，』我輕輕的在六姐耳邊說，臉上為六姐賞了一巴掌。

『大姐故意去看書就是讓我們來——』

「來做甚麼？說！說得不尷不尬我就又要打。」

六姐巴掌是又舉起了，但我並不怕。

我說，「大姐看書不理我們就是讓你用巴掌來嚇我的。」

「嗤——」六姐笑。

六姐當真伏在我的身上了。天氣熱，但天氣冷暖在兩個情人中是失了效力的。

再熱一點把兩個身子貼緊也是可以忍受的事情。與其去吃冰把熱趕去，不如就是這樣「以毒攻毒」好。

六姐只穿一件薄薄洋紗衣，我可以用鼻子去聞嗅一切，學打獵的狗。

二

「男人是壞種。」

夏

滋

「女人是？」

「女人是被壞種引壞的。」

「但男人其所以壞却是爲女人的纏緘。」

「天下幾多纏緘女人，誰負這使男人壞的責？」

「一個女人常常應負許多責，因爲到那邊引壞第一個男子。到這邊來又可以引壞第二個男子。有時候，還使男人要死不活哩。」

「說不過你那張薄嘴。」六姐口一扁，掉了頭過去看壁上畫。

這是我畫的。畫自己的相。因爲充詩人，故意頭髮畫得許多長。畫是側面像，我把臉填成蒼白，嘴兒却是紅紅的；紅色塗得像一顆櫻桃。我爲解釋起見同大姐說這是未來派，又說攙合象徵派的方法作成的。其實是亂畫。

「這是詩人的相哪。」六姐在揶揄我了，還在笑。

『天下沒有女人也就沒有詩人了。』

『你活下來都是爲女人？』

『豈止。沒有女人的世界，我不信花縱能開還有香！沒有女人的世界，雀兒是啞子，也是一定。沒有女人的世界，男人必定也沒有嘴唇。』

大姐攙了嘴，『難道沒有女人的地方，男人就不用吃飯說話麼？』

『口的用處是爲同女人親嘴，才會那麼紅，那裏是專爲吃飯說話而有的？』

『那你以前一個人坐到住處？』

『以前嗎？』我說不出理由了。

『噫，以前，說呀！』六姐也就幫到大姐來逼人。

『以前我是知道這時有一個六姐，口才存在的。』

『是強辯！』

大姐也和說，「是強辯。」

「我不再辯了。我只問六姐嘴唇本來已很鮮紅了，照大姐說法，嘴是說話吃飯用，爲甚麼又要塗上這麼多胭脂？難道吃飯說話也得一定要把嘴唇塗紅才行？」

「只是說瞎話？」

「瞎話麼？才不哪。」

六姐靜默對相看，心裏有事似的不做聲。

大姐取出香蕉來，要田媽取冰，我是不待冰好就拏來剝皮吃。冰還沒有來，我吃三個了。

「看哪，嘴是不爲吃東西生的！」

「還說嗎？」我看六姐說，「你若是讓牠永遠貼在你那柔軟的頰上，比香蕉再好的新鮮龍眼我也不吃！」

六姐臉紅了。我走過去。六姐向床上倒下，我又跟到辦。六姐眼閉了。當到大姐在旁也不怕，我把我吃香蕉的口去吃六姐嘴上的胭脂。

也不必用勁抗拒，就假攏來了。

大姐小願看。大姐在剝香蕉皮。我心想，香蕉只是爲大姐一人預備的，我們除了親嘴不應當再來奪取大姐香蕉的，笑就不能忍。

「笑甚麼？」大姐問。

「我笑」，我在大姐耳邊輕輕說，「我把大姐的香蕉吃多了。」

六姐悟不到我的意思，爲大姐分解。

六姐說，「別人是正爲你來此買好的，又講怪話！」

「不，我不應當吃。」

「你說甚麼？」大姐問我的話，却要六姐答。

「說吃了你香蕉太多，不應該。」

「因為你歡喜，才買的，不然我又不大吃，六姐也嫌膩，要這多幹嗎？」

我狂笑。我說不出話。

「是顛子，」六姐一見我笑就有這一句批評。

「我是顛子，讓我再顛一下罷。」六姐腰是又變成一細柔樹枝，我手是兩條軟藤了。

「我的天，輕抱一點吧。」

「我要抱死你，我一個人就是常常那麼想：總有一天你使我發狂，我便把你腰抱斷。」

「哎呀，真嚇人！」

然而腰是抱不斷。六姐沒有話告我說是抱緊一點也無妨，但把那藤束緊一點時

，六姐更願意，這是六姐眼睛已作目語給我通知了。

慢慢的，我又把話引到香蕉上面來，我說出我不應吃香蕉的理由時，惹得大姐一次啐。

疲倦是來了，打一個呵欠。

「弟，你疲倦休息一會吧。只要五分鐘，莫講話，莫鬧，睡倒着，我幫你打扇。」

「你是說六月裏幫豬打扇的，」

「你總祇愛說怪話，莫又惹得我氣來——」

「好，好，依你辦，我睡，你陪到我睡，一塊兒，我才能安神。」

在一塊兒我就能安神？真是鬼話！

然而六姐就睡下來了。不動不鬧也罷，只是口，應當有着落，讓牠貼着六姐的